

# 现代汉语表达时间认知的形容词考察

## ——以形容词谓语句的“阶段”解释为中心

郭沂滨\*

### 目 录

1. 何谓“阶段形容词”
2. 现代汉语有关形容词表达时间认知的先行研究
3. 两种时间认知模式
4. 表达年纪的阶段形容词
5. 表达时间和速度的阶段形容词
6. 从语用的层面解释阶段形容词
7. 结语

在迄今为止的对现代汉语时间范畴的研究中，以动词为中心、通过对动词词项结构以及事件结构的分析居多。与此相对照的是，对形容词表达时间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将观察和记述现代汉语形容词中表达时间认知的词语，讨论对“时间认知”的倾向，进一步探讨适用于形容词的“阶段”<sup>1)</sup>解释，并从语用论的视角进行考察。

\* 水原大学国际大学语言教育学部助教授。

1) 这里使用的“阶段”即“phase”，陈平（1988）将其翻译成“时相”，其后许多学者沿用了这一术语，如龚千炎（1992）、尚新（2004）等，但都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把它在体貌研究中边缘化。本文采用陈前瑞（2003）的提法，认为翻译成“阶段”更具直观性。

## 1. 何谓“阶段形容词”

### 1) 何谓“阶段”

“阶段”(phase), 有学者称为“时相”, 本来是时间范畴中对动词情状研究的概念之一, 各学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Comrie(1976:48-49)认为, “阶段”这一术语用来指情状在其持续过程中的任何一点的状况<sup>2)</sup>。比如动词“知道”表示状态情状, 而动词“跑步”表示动态情状。就“知道”而言, 在“约翰知道我住在哪儿”这一情状中, 无论我们选择任何一个时间点, 约翰的知识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质和一致的。就“跑步”而言, 如果说“约翰在跑步”, 那么在约翰跑步的过程中, 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在某一时刻是左脚着地, 在另一时刻是右脚着地。Comrie 还在定义的附注中明确指出, 在词典中阶段通常用来严格地指在不同时间点的一种变化或发展过程。他在文中的用法是对常规用法的扩展。而本文认为Comrie的阶段能指任意时点, 从而失去了重要的理论意义。

Binnick(1991)认为“阶段”是指情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抽象的阶段结构是指情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征, 如动态性、持续性、有界/无界(telic/atelic)。具体阶段包括展望、起始、持续、停止、结束、回顾等。Dik(1997)认为阶段体(phasal aspectuality)专门区分事态的内部阶段, 包括起始体、进行体、继续体和终止体。

尚新(2004)沿用了“时相”(phase)这一术语, 他从情状的内在时间构成来考虑, 认为情状是一个层级组织系统: 第一层级为“动相”, 既动词本身的内在时间特征; 第二层级为“时相”(阶段), 即动词群体合成的内在时间结构, 由动词与其论元<sup>3)</sup>合成; 第三层级为“派生相”, 是由时间状语对动词群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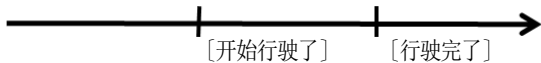
2) 原文是: the term 'phase' will be used to refer a situation at any given point of time in its duration.

3) 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可追溯到60年代Gruber(1965)和Fillmore(1968)提出的表示述语跟与之相关的名词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语义角色。语义角色后来被称为论旨角色(thematic role), 其含义是述语有其固有的论旨角色, 这些角色表示述语所

内在时间特征的合成。动相和时相（阶段）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决于动词本身的词汇意义，是单一的，后者由动词和其论元共同决定，是合成的，其中动相不可或缺，其动态性、持续性、完整性特征对情状的内在时间构成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尽管学者之间对“阶段”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它是时间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合成情状内部的一个层级，通常指情状的某一特定阶段，一个完整的动作一般包括开始、继续和结束三个基本阶段；具体阶段包括展望、起始、持续、停止、结束、回顾等。它表达的是情状的内部时间，由动词与其论元合成。

在体貌范畴的研究史上，都是以动词为中心而论述的，而涉及形容词表达阶段的研究却很少见。现代汉语的动词一般表达事件内部时间类型，再附加体助词及时量宾语等论元便可以使一个事件的阶段成立。例如动词“行驶”，可以表示(1)所列举的阶段；而(2)则是它们沿着时间轴绵延，时间轴的上方呈现被分割的状态，下方是它们所构成的事件。

- (1) a. 起始体：汽车开始行驶了  
 b. 进行体：汽车正在行驶  
 c. 完成体：汽车行驶完了
- (2) 动词的阶段合成
- |  |      |     |       |
|--|------|-----|-------|
| 还没有行驶  | 正在行驶 | 不行驶 |       |
|  |      |     | 事件：行驶 |

本文所要论述的“阶段形容词”与以往对动词的表述不同，将用图示上方所分割的“状态”来表示<sup>4)</sup>。

涉及的主、客体或动作、行为、状态、场所、动作的起点、方向、终点、原因及引起的结果、凭籍的工具，等等。一般公认的论旨角色有施事者、感受者、受惠者、客体、处所、起点、终点、工具、使役者，等等。参照顾阳（1994：1-11）、袁毓林（2013：24-36）。

4) 有学者把“开始行驶了”、“行驶完了”这种事件作为“阶段”来处理。

## 2) 何谓“阶段形容词”

在现代汉语的形容词中，诸如“幸福”、“健康”类并非仅表达“暂时性状态”，从这类词自身固有的内部时间特征及其论元合成的角度来看，可以作为某种沿着时间轴延展的事态的阶段而得以解释。“旧”、“新”也并非仅表示“属性”或“状态”，例(4)从语义特征上进行定义，(5)则把其视为沿着时间轴而延展的“事态阶段”（变得破旧了）意义中的一个阶段<sup>5)</sup>

- (3) a. 这个房子 很旧  
b. 这个房子 很新
- (4) a. 旧：作为物体的状态，事态呈现较为前行的延展阶段  
b. 新：作为物体的状态，事态呈现尚未延展的阶段
- (5) “旧”与“新”的事态阶段<sup>6)</sup>



本文将这类形容词加上相关论元能表达事态延展中某一阶段的词类称作“阶段形容词”。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时间的表达上，动词最为典型，名词则处于静止状态，不能表达时间的绵延，而形容词则处于两者的中间，对其分类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将在回顾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们将要论述的“阶段形容词”进行定位。

5) 事态的延展一般被理解为沿着时间轴前行，但下例却把事件的延展背景化，只把一次用纸杯或者一次用筷子看成是否已经被使用：这个纸杯/一次用筷子 是新的。

6) Löbner(1989)曾把像(5)类为阶段定位的事态整体像称作视角(perspective)，它相当于Langacker认知语法中的“基底”(base)。

## 2. 现代汉语有关形容词表达时间认知的先行研究

### 1) 关于形容词表达事态变化的动态性及其分类问题

时间范畴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现代汉语主要研究了体貌和时制系统,包括狭义的语法体(aspect)、动相(aktionsart)、时相(phase)、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时制,包括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等。但这些研究均建立在对动词分类的基础上,当然也包括动词与其它论元的关系以及体助词“了、着、在、过”等,学派众多,成果丰硕。对比之下,对形容词表达时间认知的系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黎锦熙(1924:140)在论及形容词作述语时指出:“国语的句法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述语可以直接用形容词;这种用法的形容词叫‘形述’,犹述说词内的‘内动词’。……这些形容词,在实质上,或在句法结构上,实在不是静态的区别词,乃是动性的甚至含有动态的述说词。因为他的前、后、都可以添附‘助动词’;……它们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是动性,便在实质的意义上,也含有迁变流转的动态了。”由此可见,一部分形容词具有动态性,具有与动词相似的表达事件过程的时间绵延,并且常可以附加“助动词”。黎氏所指的助动词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前附的情态动词和后附的结构助词“得”以及体助词“了、着、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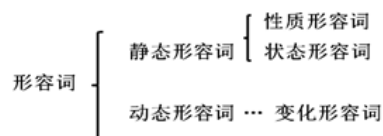
张国宪(1995,1998)把形容词分为性状形容词和变化形容词两大情状类型。他认为性状形容词最大特征是它的静态性质,该情状的时间结构是均质的(homogeneous),缺乏内在的自然起始点和终结点,适宜于表述恒定事件;变化形容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动态性质,该情状的时间结构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可以有内在的自然起始点和终结点,有些变化形容词还可以容纳续段,适宜于表述变化事件。但他同时又指出,一部分形容词既可以表述事物静态的性质和状态,也可以表示事物动态的变化。由此可见,张的分类是建立在[±静态]的语义之上,但实际上无论表达属性的性质形容词还是表达状态的形容词,都有相当一部分能表达事态的动态性。张认为动态形容词在句法上不能自足,成句时

必须后附时体助词“了、着、过”以及准时体助词“起来、下去”等。张基于实体类别与功能类别的联系及共时的功能表现，演绎出下列时间性等级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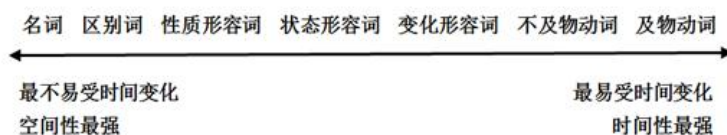
**动词>动态形容词>静态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名词**

在时间性特征上左端的最强，右端的最弱。由于动态形容词紧邻着动词，其语义上的典型表现是都具有时间性特征，折射到语法形式上是带体助词并与时间副词共现，从而表明时间上的可延续性。在张看来形容词基本属于谓词范畴。

张国宪(2006b)在朱德熙(1956,1982)把形容词分成性质和状态形容词的基础上，根据语义和情状类型把形容词分类如下：



他从有无时间性的视角把性质、状态、变化形容词置入“名词—形容词—动词”的连续统中解释，给出如下描述：



我们接受这一连续统的描述。然而张并未指出哪一类形容词是变化形容词。就其列举的大量语例来看，在句中具有[+变化]语义的词原本都是表达属性的性质形容词，只不过处在谓语的位置上。因此，如果从有无时间性上分类，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由此看出张的分类是在句法功能之上对形容词进行了语义上的划分。

高立伟(2010)同样对张国宪(2006b)的形容词分类存有异议，认为动态性的变化形容词本身就来自性质和状态形容词，性质和状态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种静态和动态的二分法也许会造成分类上的矛盾。高(2010)把形容词和

动词放在某一特定事态中考察其时间的连续性。并举例如下：

	肚子饿	做饭	吃饭	肚子饱
(状态)	形容词 I	动词 I	动词 II	(状态) 形容词 II
	[原因状态]	[准备动作]	[动作]	[结果状态]

状态形容词I表达“原因状态”，状态形容词II表达“结果状态”。由于动词I是动词II的准备阶段，动词I表达动作的“准备动作”，动词II表达“动作”。以下是状态形容词与动词的连续过程：

原因状态开始→原因状态→准备动作开始→准备动作进行中→准备动作终了  
 (形容词I) (形容词I) (动词I) (动词I) (动词I)

→动作开始→动作进行中→动作终了→结果状态开始→结果状态→结果状态终了  
 (动词II) (动词II) (动词II) (形容词II) (形容词II) (形容词II)  
 (原因状态终了)

高认为这种连续过程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原因状态的开始点与结果状态的终了点一般并没有清晰的时点；二是准备动作的终了点与动作的开始点几乎在同一时点，时点较为清晰；三是基于人类行为、自然现象的种类，行为或者事态发生和持续的时间长度并不一致；四是相关联的状态、事件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可以在一定时间段中重复。高(2010)是基于时间的二维度性对形容词进行再分类的，事态的发生及持续时间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一个连续统，并可以在一定的语境中相互转换。他还认为具备非时间性与时间性两种特性的形容词可以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兼类。

从上述先行研究可以看出，形容词除了可以做修饰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定语，还可以充当谓语。在时间轴上，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变化形容词的动态性是一个连续统，静态和动态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特定事态中，形容词与动词共同构成时间的连续性。

本文将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观察现代汉语形容词中表达时间认知的词语。鉴于上述先行研究把形容词分成性质、状态、变化形容词所造成的

分类上的重复和矛盾, 本文将基于Löbner(1989)二维度的“事态延展模式”对形容词进行观察。我们将不涉及形容词的体范畴, 也不从情状角度对形容词进行分类, 而是以情状中的一个层级, 即“阶段”为观察对象, 考察形容词与其它论元的合成如何表现某个事态的时间延展。

### 3. 两种时间认知模式

#### 1) 一维度的时间认知对时间的空间性及数量的理解

“时间”属于高度抽象的概念。Fillmore(1997)认为时间是一维性的物质, 朝着一个方向流逝而且不可逆转。如果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可以排除认知主体, 上述定义并没有错, 这与牛顿等对时间的认识并无二致; 但如果我们把认知主体也加入其中时, 对时间的定义就得另当别论。

Fillmore(1997: 45)指出: “人类思维在‘世界’的运动恰如时间的流逝, ‘这个世界’是恒定不变的, 时间在此悄然消逝。”Fillmore还在其所举的语例中表达了时间被赋予的方向性。

- (6) a. Success lay behind them, failure lay ahead of them.  
 b. Before that time they were successful, after that time they were unsuccessful. (Fillmore 1997: 46)

上列例句赋予时间在时间轴上前、后两个方向, 把过去定位于主体之后, 把未来定位于主体的前方, 指出了时间认知的存在性。Heine et al. (1991:157) 认为, 从语法化和语义变化的方向性角度看, 一般具有下列扩展倾向(抽象度的阶段性):

- (7) 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扩展的方向性  
 PERSON > OBJECT > PROCESS > SPACE > TIME > QU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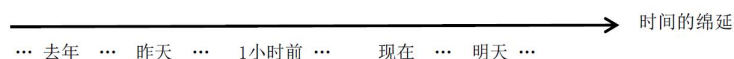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也同样拥有用“空间”和“数量”来表达时间的现象, 具有从“时间的

长度”和“时间量”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的倾向<sup>7)</sup>在下列例句中，时间被视为一维度的、可测量的对象。

- (8) 空间化、数量化的时间表达
- a. 我们学校的暑假 很长/很短
  - b. 和平的日子离我们 还很远/很近了
  - c. 时间悄悄地流逝了

如此，人们一般把“时间”作为“一维度”的对象来看待时，可以用下列模式来表达<sup>8)</sup>。

- (9) 一维度的时间认知模式



## 2) “二维度”的时间认知及“事态延展模式”

Lakoff and Johnson(1999)认为，如果我们仅从时间本身来认识和理解时间，也就不可能将时间语言化，人们正是通过“运动、空间、事件”等实际生活中可以认知的东西为媒介来认识时间的；为了将时间概念化，必须借用“隐喻”、“转喻”等概念，没有这些概念的借用，也就不可能将时间概念化。他们还列举了时间的四个特征(Lakoff and Johnson 1999:178)：

- (10) TIME
- ① Time is directional and irreversible
  - ② Time is continuous
  - ③ Time is segmentable
  - ④ Time can be measured

上述分类虽然与Fillmore的分类有相通之处，但仔细分析却有很大的不

7) 在认知语言学中，空间、力学、数量被视为与语言相关的重要的认知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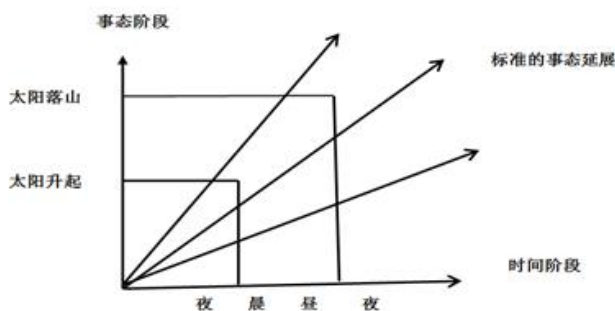
8) 作为空间性对时间表达的制约，一般认为二维度以上的空间形容词不适合表达时间。但我们通过跨语言比较发现，与英语和法语等相比，汉语二维度以上的某些形容词却可以不受制约，例如，深秋、深冬、深夜；日子浅；宽限了九天、时间很宽裕；年纪大、大白天、大后天、等的功夫不大；小日向午（午饭前）、小字辈等。

同。Lakoff and Johnson 认为时间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并且不可逆转的物质，并具有连续性，是可以分割、可以量化的物质。由此看出，他们与Fillmore对时间观察最大的不同是时间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存在认知主体对时间的认识，时间所具有的特性③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时间所具有的特性分成五类：

- (11) 时间的特性
- ① 时间的动态性
  - ② 时间的方向性
  - ③ 时间的静态（顺序）性
  - ④ 时间的维度性
  - ⑤ 时间的量化性

实际上，人类的知觉不可能直接感知到时间的绵延，必须通过某个事态的延展（例如太阳落山、太阳升起等）间接地进行理解。换言之，人类是基于事态的延展所构成的运动来认识时间的<sup>9)</sup>。在此，作为以人类认识论为基础的时间模式，我们引进Löbner(1989)的“事态延展模式”<sup>10)</sup>。

- (12) 事态延展模式：时间阶段与事态阶段的相关性<sup>11)</sup>



9) 亚里士多德(1982:129)也曾指出，如果没有运动和变化，则不存在时间。此外，罗素也认为时间是由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参照罗素(1983:281-399)。

10) 哲学研究者中岛(1996:67)为了解消“主观性时间”(相当于事态阶段)与“客观性时间”(相当于时间阶段)的差别的认识，也提出过类似的模式。

11) 该图的绘制参照 Löbner(1989:195)中的例(79)对该模式的说明图。

Löbner(1989: 194-195)在论述这一时间模式时指出：“这些发现可以说明人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处理的不是二维度的而是二维度的时间。任何延展（或历史，或事件的过程）只能在二维度空间进行描述。事实上，我们假设一个特定的过程可能需要更多或更少的时间，或一特定事件可以发生的较早或较晚。这就说明事像的发生意味着它们发生的时间在逻辑上是独立的。时间与特定事件的联系是偶发性的。……当然，事件的相继在时间上并非完全独立，它具有一种内在序次<sup>12)</sup>，它与时间的同等方向性起因于因果律及其它因素的制约。任何一个与具有时间性的事态相关的功能，其所占据的时间都必须使先行的事态与后来事件相互关联。因此，如果我们把此类功能称为‘延展’(developments)，就得把其定义为从时间向事态的单调功能，是具有内在序次的事态的集合。”

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时间被视为是外在于事物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西方现代哲学的时间观则认为时间是事物内部生成演化的显现形式，时间发生于事物的发生和延续之中。这一转向首先发端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科学研究中。这一时间观的内部转向，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其思维形式的变化就是关于事物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多维时空的观照方法，突破了传统逻辑主义的一维时空的结构分析方式，确立了“时间”要素在认识中的参量意义和予与事物动态说明的维度。

Löbner(1989)这一时间模式的提出，正是基于现代西方哲学时间观的转变，它展示了我们是通过事件来理解时间的。特定事件的发生和延展的时间在逻辑上是相对独立的，它与一维度的时间绵延的联系是偶发性的。事件的连续在时间上具有一种内在序次。所谓事态延展的功能就是任何一个特定的事态都具有时间性，一个事态在延展过程中所占据的时间段都会使较为前行的事态与较为后行的事态在时间上产生关联性。时间的自然绵延与事件的延展相对来说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本文把 Löbner(1989)的这种对某些词类<sup>13)</sup>的二维度时间分

12) 内在序次 (intrinsic ordering) 是指一个规则系统的形式或逻辑特性决定规则应用的序列：一条规则 (B) 须在另一条规则 (A) 已应用后才能应用，因为A向B提供应用B所需的各个特性。

13) Löbner(1989)在分析德语中的“SCHON, ERST, NOCH”三个助词而提出的这一观点。

析法称为“事态的延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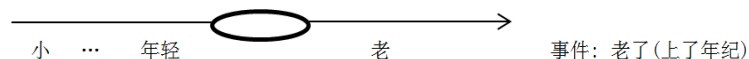
#### 4. 表达年纪的阶段形容词

本章将对表达年纪的形容词从意义上进行分类，并基于事态延展模式来表示，探讨基于“二维度”时间认知进行理解的阶段形容词。

##### 1) 表达年龄的形容词——三种年龄阶段

现代汉语的阶段形容词除了“旧”、“新”类以外，还存在一些表达“年龄”的习惯用法。

- (13) a. 李先生            老了  
 b. 嘉玲的年龄        还小  
 c. 小王                还年轻，不能胜任
- (14) a. 老：在事态阶段中，事态处于相对向前延展的阶段  
 b. 小/年轻：在事态阶段中，事态相对处于尚未延展的阶段
- (15) “小”、“年轻”与“老”的事态阶段



然而，即使年龄相同，下列三种事态阶段，即年龄阶段，现代汉语的形容词也有相应的表现：

- (16) 各种“年龄阶段”
- a. 实际年龄：实际的年龄  
 b. 精神年龄：从人的言语及行动中认识到的年龄  
 c. 外表年龄：从人的身体面貌所认识到的年龄

例如，“老”、“小”、“年轻”有时并非单纯指实际年龄，而是把精神年龄和外表年龄焦点化。

- (17) a. 李先生 老了  
b. 陆先生的 [思维方式, 体态] 老了
- (18) a. 嘉玲 还小  
b. 嘉硕 [思维方式, 体格] 还小

## 2) “事态阶段”与“时间阶段”偏差的表现

表达年龄的方法中存在实际年龄 (=时间阶段) 与精神年龄及外表年龄的差异。例如, “早熟”就是表达精神年龄比实际年龄进展得快一些; “老成”也有表达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显得老一些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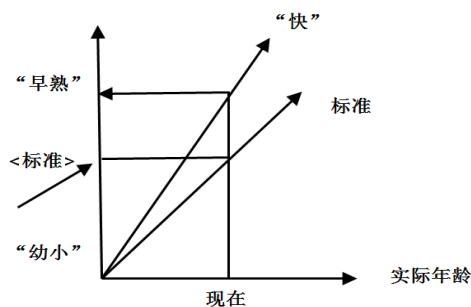
- (19) a. 张彬显得比较 早熟 → 精神年龄 > 实际年龄  
b. 赵鸣长得 老成 → 外表年龄 > 实际年龄

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不仅记述了事态的延展, 更展现了事态的延展比标准要“快”。(20) 的表达方式在意义上显得冗赘而不自然。

- (20) 嘉硕 已经很快的 ? 早熟了/ ? 老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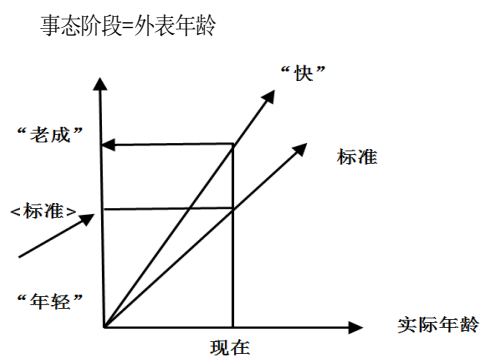
所以, 这种表达方式必须用下列二维度的模式来表示<sup>14)</sup>。(21)表达比标准性的事态延展要“快”的对象, 它们所表达的是“早熟”、“老成”。

- (21) 两个阶段所表现出的偏差  
a. “早熟”的事态延展模式  
事态阶段=精神年龄



- b. “老成”的事态延展模式

14) 同样的事态, 用速度和时距的形容词也可以表达: a. 嘉硕成长得很快。



这两种阶段既可以从形容词的内在时间特征及其论元合成的角度解释，也可以从语用的角度解释。例如，阶段形容词“过时/新鲜”，在很多情况下常被认为与事态延展和时间的绵延相关，但在(22)中却与这两个阶段相关性较弱：

- (22) a. 不管什么新型的电脑都会很快 过时的  
b. 圣经上的箴言，每读一遍都觉得 新鲜

## 5. 表达时间和速度的阶段形容词

以下，我们将要考察时间形容词“早 (early) /晚 (late)”、速度形容词“快 (fast) /慢 (slow)”等在事态延展模式中是如何表达时间认知的。

### 1) 表达“时间阶段”的阶段形容词

#### (1) 表达绝对“位置”

第一，现代汉语的形容词“早”、“晚”被视为表达时间“位置”<sup>15)</sup>的“时间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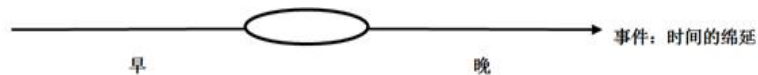
15) 虽然“近”与“远”是最典型的表达空间性“位置”的形容词，但“早”、“晚”类形容词也能表“位置”，具有类似的图示。

段”，本文也把其视为一种阶段形容词。这些形容词表达某一特定事态的某个“时间阶段”。<sup>16)</sup>

- (23) a. 时间 还早  
b. 时间 已经 晚了

(24) 从语义的角度对这类形容词进行定义，(25) 则是基于“时间阶段”把它们表示为时间绵延中的一个阶段。

- (24) a. 早：在时间阶段中，其位置是相对而言时间尚未绵延  
b. 晚：在时间阶段中，其位置是相对而言时间尚未绵延  
(25) “早”与“晚”的时间阶段



## (2) 表达相对性的“时距”

此类形容词不仅能表达时间阶段的“绝对”时间位置，还能表达与构成某种事态关系中的“相对化”。如(26)在构成“起床”类事态中，可以把其视为相对性的“时距”问题。

- (26) a. 离上班的时间 还早，再睡一会儿吧 → 离上班时间 还早  
b. 还不赶快起床，再不起 就晚了 → 起床起得 晚了

此外，这种“时距”并非总是处于“暂时性状态”，在被视为“恒常属性”的情况下，其属性被归结为行为主体（施事）。

- (27) a. 老李起床起得 很早  
b. 小王起床起得 很晚

## 2) 表达“事态延展”的形容词

第二，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快”、“慢”类表达事态延展，一般并非只表达“暂时性状态”，还能表达“恒常属性”，这种属性作为“主体的能力”一般被归为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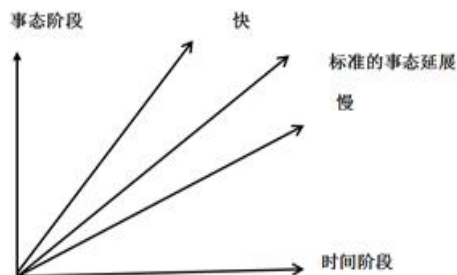
<sup>16)</sup> 作为指示“状况”的证据，像(23)这种表达方式，翻译成英语时，用形式主语it来表达。

主体（施事）。

- (28) a. 兔子（跑得）很快  
b. 乌龟（爬得）很慢

(29)从语义的角度定义此类形容词。“速度”概念与“时间的绵延”和“事态的延展”相关，(30)用事态延展模式表达。

- (29) a. 快：与时间的绵延相比，事态的延展相对前行  
b. 慢：与时间的绵延相比，事态的延展相对滞后  
(30) “快”与“慢”的事态延展模式



### 3) “快”与“慢”的模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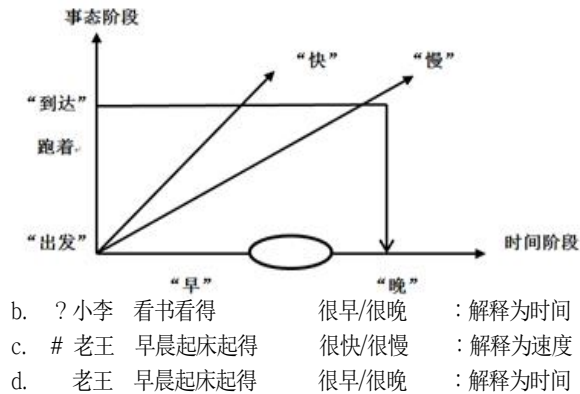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现代汉语表达事态形成的“时距”用“早”和“晚”类形容词，用“快”和“慢”类表达事态延展的速度，基于语义上的粘聚性 (coherence)，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即，与某个“事态延展”得“快/慢”相关的是“事态形成”的“早/晚”。

(31) 表示兔子和乌龟移动速度的“快/慢”，引起对到达时间“早/晚”的预想。

- (31) “快”与“慢”的事态延展模式

“快”和“慢”在修饰事态延展过程时，延展速度是其焦点；在修饰事态的形成时，形成时点则是问题的焦点。所以“看书”的“看”这类持续性动词的焦点是“事态过程”的“速度”，而“起床”类瞬间动词的焦点是“事态形成”的“时点”。

- (32) a. 小李 看书看得 很快/很慢 : 解释为速度



把上述形容词归纳如下：

- (33) a. 阶段形容词：表达「事态阶段」 例) 旧, 新  
 b. 时间形容词：表达「时间阶段」 例) 早, 晚  
 c. 速度形容词：倾向于表达「事态的延展」 例) 快, 慢

## 6. 从语用的层面解释阶段形容词

最后，本文将把语义上的“阶段形容词”概念加以扩展，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讨论形容词作为语用意义上的“阶段”现象，并考察这种解释的成立条件。

### 1) 何谓“阶段解释”

“蓝天”与“绿叶”这两个词具有不同的时间绵延方式：天空只要没有云雾，就具有稳定的蓝色属性，这种属性使人感觉不到时间的绵延。而“绿叶”则是春天发芽，秋天变成红叶，冬天枝枯叶散，使人们能充分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34) 形容词“青”和“乐观”类，表达的不是“属性”，而是表达“状态的变

化”，它们分别可以是“桔子还青呢”和“想法很乐观”，被视为事态的一种阶段。

- (34) a. 这些橘子 还青呢, 得等一段日子才能摘  
b. 你的想法 过于 乐观了, 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本文将把这种在语境中的作为某种事态的阶段称为“阶段解释”。作为造成“阶段解释”的语言事实，基于“已经”和“还”类“阶段副词”的修饰，观察这种强制性释义现象。

## 2) 阶段副词“已经”和“还”与阶段形容词的共现关系

本文在第一章论述了情状的第三个层级是派生相，是由时间状语对动词群体的内在时间特征的合成。我们认为形容词情状中的派生相是由时间副词等对形容词群体的内在时间特征的合成。本文把表达时间的副词称为“阶段副词”。阶段副词“已经”和“还(没有)”类的介入，把事态分成两种，它们与形容词及其论元的合成，造成某种状态只能在这两种当中选择一种阶段。(35)是对这类副词的定义，(36)是它们的图示。

- (35) a. [已经]：在事态或时间阶段中，阶段的延展较为前行  
b. [还(没有)]：在事态或时间阶段中，阶段的延展较为滞后  
(36) [已经]和[还(没有)]的事态阶段和时间阶段



阶段副词“已经”和“还(没有)”与阶段形容词在阶段层级具有下列共现关系。17)

- (37) a. { ? 还 / 已经 } 旧了    b. { 还 / ? 已经 } 新  
(38) a. { 还 / ? 已经 } 早      b. { ? 还 / 已经 } 晚了  
(39) a. { ? 还 / 已经 } 老了    b. { 还 / ? 已经 } 小 / 年轻

17) 同样，也可以用于修饰表达状态的谓语。

- a. 这些鱼 { 还 / ? 已经 } 活着    b. 这些鱼 { ? 还 / 已经 } 死了

### 3) 阶段解释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

本节将在语用层面上讨论形容词在何种语境中形成“阶段解释”的诱因。所谓“可逆性”或“不可逆性”是指某些形容词及其论元共同构成一条连续变化的链,以表达自身动态变化实际到达的位置是否可以发生逆转。石毓智(1991)指出,就变化方向而言,有些状态的变化只有单向性,二者具有不可逆性。例如年轻→老、生→熟、新→旧、矮→高。对此,张国宪(1998)认为,在单向性变化链上,前项是客观事物先天固有的自然属性,后项的情状通常是在[-创造]的状况下事物发展的终结状态,二者不具有可逆性。他还认为有些变化可以有双向性:胖←→瘦、暗←→亮、快←→慢、干←→湿。在双向性变化的链上,二者可以互为始发点和终结点,表现出变化上的可逆性。张国宪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基于形容词自身所具有的内部时间特征。他认为单向性变化形容词与双向性变化形容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属于不同的语义范畴:前者状态一旦达成,通常具有[+恒久]语义特征,而后的状态达成后,往往是动态的,特别容易成为新一轮变化过程的开始,进入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所以均具有[-恒久]语义特征。张的结论是,导致这种状态变化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产生的内在诱因在于形容词自身是否具有恒久性语义特征。

但本文认为,仅从形容词本身的内在语义特征来解释还不够全面。也许在[-创造]的条件下,有些形容词确实具有不可逆性,例如矮→高,但如果在[+创造]情况下就具有可逆性,例如,一堵高墙、一座高山,本来很高,但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就完全有可能变矮。其次,张没有意识到时间副词的加入、语境中的上下文关系以及说话人主观视角的不同也可以决定形容词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

#### (1) 可逆性事态的阶段解释

表达一时性状态的“(病)好了”这类形容词,“已经”和“还(没有)”两种阶段都可能与之共现<sup>18)</sup>。下列(40)“病好了”如果用“已经”修饰,所表达的是

“恢复”之意，可理解为先前有病，现在已经治好了；而如果用“还（没有）”来修饰，所表达的是身体尚处于“衰弱”状态，将来身体有可能仍然衰弱，但也有可能转好。

由此可见，在阶段副词的干预下，形容词“好”在句中所达成的状态是否具有动态性和恒久意义已经并不重要，决定是否具有可逆性的是“已经”和“还（没有）”。

(40) a. 爷爷的病 已经 好了    b. 爷爷的病 还没有 好

## (2) 不可逆事态的阶段解释及其矛盾性

其次是表达空间体积的“大”、“小”类形容词，当附加阶段副词所表达的是“成长”事件时，解释的自然性是非对称的。我们可以说孩子“长大了”，但却不能说“孩子长小了”（不可逆性）。

(41) a. 我儿子 还小/ 已经长大了  
b. ? 我儿子 还大/ 已经长小了

即使这样也并非完全不能解释，例如随着身体逐渐长高，衣服相对来说就小了，在上下文语境中我们可以这样说：

(42) a. 这件衣服我们孩子穿着 还有点儿大  
b. 这件衣服我们孩子穿着 已经小了

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首先，从句义的结构角度来分析。句义一般都包括话题（topic）和述题（comment）两大构件，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要正确区分这两个部分（贾彦德，1999：220-221），贾彦德（1999：227-231）把以谓词为中心组成的句义框架的语义格称作基本格，并把基本格分为主体格和客体格两大类。客体格包括受事格、结果格、说明格和客事格。我们可以把例（42）中的“这件衣服”看成是谓词“穿（着）”的受事格，其语义为[-生命]和[-成长]，它是“穿”的承受者。[-生命][-成长]的衣服的大小相对来说处于静

18) 如下列这种言及周期性事态的情况，无论哪种阶段都能解释：

外边 { 还/ 已经 } 亮 着/了 / 黑 着/了  
外边 { 还/ 已经 } 暖 和 着/了 / 冷 着/了

态，而孩子在发育过程中个头的大小属于强动态性的[+生命][+成长]。当这两种语义性质迥然相反的义项组成一个句子结构时，说话人对它的描述自然就会从有生命的动态性述题的视角来表述阶段向前延展的事态与静态的相对性，因而具有可逆性。而(41a,b)的话题主语属于主体格中的施事格，这种项是发出或发生谓词所表的行为、运动、变化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表达空间体积“大、小”类形容词才具有不可逆性。

由此可见，即使有阶段副词的介入，也不能完全控制形容词所表达事态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换言之，先行研究往往认为形容词的语义特征或者时间状语可以决定事态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但我们认为，语言的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在句义结构中处于受事格还是施事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话题与述题的静态和动态的相对性更是一个决定性要素。

### (3)不能视为阶段的情况

最后是附加阶段副词就很难用阶段来解释的形容词。有一类形容词在形式语义上被称为“个体层面”的述语，通常被视为恒常属性。下列“铅笔的颜色”、“人的知性”一般来说是很难改变的（不变性）<sup>19)</sup>。

- (43) a. ? 这支铅笔            还没红/ 已经红了  
      b. ? 这个人 生性        还没贤明/ 已经贤明了

### 4) 构成阶段解释的条件——事件框架的激发

在对阶段的解释中，我们认为在附加阶段副词时一般具有“强制性”，例如(40)的“恢复”、“衰弱”、(41a)的“成长”及(42a,b)都能构成激起事件框架的阶段解释。而(41b)和(43a,b)却不能适当的激起事件框架，难以用阶段来解释。

- (44) 构成阶段解释的条件：  
      主语名词与形容词的组合可以激起某种事件的框架。

19) 这也是语用论的问题，在适当的上下文语境中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语境中，我们通过实例分析了阶段副词的介入决定了形容词所表达的状态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但同时又发现即使有阶段副词的介入，也不能完全控制形容词所表达事态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本文在6.3言及石毓智（1991）和张国宪（1998）所描述的形容词变化状态的单向性和双向性，即我们所称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变化的方向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先行研究认为形容词的语义特征或者时间状语可以决定事态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但本文认为，仅从静态的语义分析角度来解释往往不能自圆其说，有必要导入框架语义论进行动态的分析。

框架语义学起源于Fillmore(1968)提出的“格语法”——动词论元的语义角色构成该动词的“格框架”(case frame)。Prtruck(1996)、Ungerer & Schmid Evans & Green(2006)都进行过相关论述。“框架”是关于一个概念的经验被图式化的结果，即有关一个概念的知识结构，由抽象的和具体的概念构成，并长期储存在记忆中。一般来说，一个概念能和源于人类经验的某一个特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场景则根植于一定的文化模式中。一个词或语法结构的意义离开其赖以生存的框架就无法被理解。

框架包含着各类范畴，“物体”和“事件”就是其中两类主要范畴。Talmy(1995)的“事件框架理论”认为：一个事件内包含很多相互关联的概念或关系因子，形成事件框架。具体可分为运动、因果、循环、参与者互动和相互关系这五类。Talmy(2000)的运动框架模式由四个主要成分组成：“图形-运动-路径-背景”，其中路径最为重要。源自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背景理论被引入认知语言学后，被视为语言组织的基本原则，即凸显原则。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注意的焦点是图形，作为铺垫而凸显图形的就是背景。虽然图形和背景可以互相转换，但在一般情况下，何为图形，何为背景，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具体如Talmy（2000: 183）给予空间关系的图形-背景分离表所示。Talmy(2000: 325-326)归纳了时间事件复句中“图形-背景”定位五原则：顺序原则、因果原则、包含原则、伴随原则和替代原则。

根据框架理论，本文认为对一个语篇正确的理解，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即

意义的建构主要是框架的建构。除了词典所列出的客观意义之外,文化背景、百科知识、生活经验和信仰在确定词汇意义时起着关键的作用,仅罗列几个语义特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词汇放在特定的框架之中进行分析。某一框架内的词汇和框架相辅相成,词汇激活框架,框架确定词义。语言信息激活框架,但是认知的复杂性提供了诠释同一事件的多种视角。事件与事件的联系是复杂和微妙的,我们通常用已有的知识预测新的事件,当语项中的填充项与我们的预测相一致时,原先构建的框架成立,框架中的词汇意义就是预测的意义。当填充项与我们的预计相左时,就应该建立新的框架,语项的关系要重新确立,词义也就随之改变。Fillmore (1994) 用槽 (slot) 和填充项 (filler) 来表示框架理论中的语项和它的语义特征。每一个事件的认知框架都是由一系列成分组成,而槽就是成分所占据的位置,我们对空位的期待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具体的词汇。上述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在语境中形容词状态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矛盾。

- (41) a. 我儿子 还小/ 已经长大了  
 b. ? 我儿子 还大/ 已经长小了 (再引用)
- (42) a. 这件衣服我们孩子穿着 还有点大  
 b. 这件衣服我们孩子穿着 已经小了 (再引用)

(41a)中, 主语“我儿子”和形容词“小”所激活的是一个在无外力情况下的“成长”的运动事件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 对话双方运用汉语言和文化背景百科知识, 会自然根据“还”的语义——阶段的延展较为滞后, 期待着槽中的填充项“X”是“小、矮、幼稚”等词语; 反之, 会根据“已经”的语义——阶段的延展较为前行, 期待着槽中的填充项“X”是“大、高、成熟”等词语。而(42a,b)中的“还”与“大”、“已经”与“小”的共现, 从表层上来看, 阶段副词对其后的句义管辖已经失效, 出现逆转, 然而, 运用事件框架模式并以图形和背景为切入点, 就不难发现, 具有运动性和成长性的孩子“穿着”所表达的状态是图形, 具有相对静止状态的无成长性的衣服是背景, “穿着”所激活的是一个表达孩子身高的成长性与衣服大小不变性的相互关系的事件框架。当“还”后的槽的填充项“X”不是“小”而是“大”时, 听话人就会在心理上构建衣服的静态性与孩子时刻处于成长状态强动态性的相互关系的新框架来理解, 从而可以保证与后续语篇的连贯性。

根据上述处理, 本文将其定式化。(45)表达了“把X的状态”定位于“事件的一种阶段”。此外, (46)表达了作为阶段的种类有与“还”共现的“后行阶段”, 与“已经”共现的“先行阶段”。一般来说形容词作为对义词构成二项对立的词汇占多数, 多倾向于从这两者中来解释阶段<sup>20)</sup>。

(45) 状态 (X) <sup>21)</sup> ⇒ 阶段 (事件 [X] ) <sup>22)</sup>

(46) 基于“已经”和“还”的强制性阶段解释

a. “已经”的阶段解释: 状态 (X) ⇒ 先行阶段 {事件 (X) }

b. “还 (没有)”的阶段解释: 状态 (X) ⇒ 后行阶段 {事件 (X) }

## 7. 结语

本文基于二维度“事态延展模式”对时间的认知, 提出了“阶段形容词”的范畴, 这不同于某些先行研究中对形容词所做的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动态形容词的划分。

第一, 本文首先界定了“阶段”的意义。“阶段”这个术语本来是语法学界研究时间范畴中构成体貌内部时间的情态中的一个层级。虽然体貌研究一直都是以动词为中心而展开的, 然而我们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 形容词与其论元的合成也可以表达汉语的体貌现象, 所以本文借用这一术语用来表达以形容词为中心构成的“阶段”。其后我们定义了何谓“阶段形容词”, 即某些性质形容词在

20) 就各个形容词来说, 有必要基于“对义关系”从词汇语义论角度进行细致的分析(参照Cruse, 1986), 我们将把其视为今后的课题之一。

21) 此处(X)是填充项, 由表达事态阶段延展的阶段形容词填充。

22) 基于动允性 (Affordance) 的解释, 属性与事件具有“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但在阶段解释中, 状态与事件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动允性: 由著名知觉心理学家Gibson(1996) 提出, 认为在实际知觉环境的过程中, 在人类或其他动物与周遭的事物互动的过程中, 一个必要的中心环节就是对动允性的提取, 所描述的是一种“行为的可能性”。学者们(Gibson, 1977; Warren, 1984; Stoffregen, 2004等) 普遍认为动允性是动物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 是环境的属性使得动物个体的某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可能性。Gibson (1977) 认为, 在实际世界中, 人们会自动、自发地知觉到自身-环境系统之中的动允性, 并通过知觉到的各种动允性来判断自己下一步的行为。

句中作谓语时，并非表达事物的某种属性或是某种暂时性状态，这类形容词自身内部固有的时间特征与其论元的合成，构成情状的一个层级，可以表达一个特定事态的某个延展阶段。

第二，本文对形容词的时间性不是基于一维度的时间认知模式，而是采用 Löbner(1989)所提倡的“事态延展模式”，它充分反映了西方现代哲学和语言学界的时间观，不仅区分主观性时间和客观性时间，即事态阶段和时间阶段，而且认为这两者是具有相关性的。这种模式把时间理解为内在于事物内部的存在，事件发生的时间在逻辑上是独立的，事件的相继具有一种内在序次，重视先行事件与其后事件的早与晚及前与后的顺序和关联。

第三，本文基于事态延展模式，描述和分析了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组核心属性形容词，首先分析了可以表达年纪的“小、年轻/老”三个形容词，认为“老”表达在事态阶段中事态处于相对向前延展的阶段，而“小/年轻”表达在事态阶段中事态相对处于尚未延展的阶段。然而，从事态的延展模式来分析，它们在表达年龄时，较为主观的“事态阶段”与较为客观的“时间阶段”之间是有偏差的，即区分了实际年龄、外表年龄和精神年龄三者之间的差异。一个人的客观年龄与其外表年龄和精神年龄所表现出的成熟度是不同的，特别是精神年龄有其内在发展的相对独立的时间逻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个人比较早熟或者外表看起来比较老成等。其次，本文还描述和分析了表达时间阶段绝对“位置”和相对性“时距”的形容词“早/晚”；从“速度”与“时间的绵延”和“事态的延展”三者的关系，分析和描述了形容词“快/慢”的事态延展模式，并基于语义上的粘聚性，分析了这两组形容词的因果关系。

第四，本文试图从语用的角度解释阶段形容词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阶段”的现象。我们把在语境中作为某种事态的阶段称为“阶段解释”。首先，通过对语料的观察我们发现时间副词“已经”和“还（没有）”在形容词表达事态阶段和时间阶段时是最常与之共现的副词。时间副词与形容词群体的内在时间合成，构成了情状中的一个层级，即派生相。这一组语义相反的时间副词的介入，造成某一特定事态只能在二者当中选择一种阶段。“已经”在事态或时间阶段中的延

展较为前行，而“还（没有）的阶段延展较为滞后，所以我们又把这类副词称为“阶段副词”。其次，本文讨论了在阶段副词介入下，阶段形容词在表达自身动态变化实际到达的位置在意义上是否可能发生逆转。我们发现，在某些语境中，当然不排除形容词自身内部固有的语义特征，例如表达空间体积的“大/小”类形容词，使用哪一个阶段副词是可以决定事态阶段是否可以发生逆转的。但在某些语境中，阶段副词却不能决定事态阶段是否可以发生逆转。针对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导入框架语义论进行动态性的解释。本文认为，某种特定意义的建构主要是对话双方的框架建构，在交际过程中，双方的文化背景、百科知识、生活经验和信仰决定了词语的具体意义，即词汇激活框架，框架确定语义。

本文分析了阶段形容词作谓词时所表达的动态性，在对这些表达时间认知的各种形容词的解释中，我们基于时间绵延和事态延展这两者在时间上的相关性，主张导入二维度的“事态延展模式”。本文还认为在具体语境中，阶段副词“已经、还（没有）”的介入有必要引进框架语义论来解释。

## 参考文献

- 陈前瑞,〈汉语体貌系统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
- 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北京:《中国语文》(第2期),1988年2月。
-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
- 高立偉,〈中国語形容詞の時間表現に関する一試論—日本語との対照研究から〉(第7期),东京:杏林大学大学院国際協力研究科『大学院論文集』,2010年3月。
- 高名凯,《中国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1986年新版。
- 龚千炎,《汉语的时相 时制 时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0月。
- 顾阳,〈论元结构理论介绍〉,北京:《当代语言学》(第1期),1994年3月。
- 郭锐,〈形容词的类型学和汉语形容词的语法地位〉,延边:《汉语学习》(第5期),2012年10月。
-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21-231页。
- 黎锦熙,《新著国文文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24/2007年12月,第140页。
- [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第281-399页。
- 尚新,〈语法体的内部对立与中立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 石毓智,〈现代汉语的肯定性形容词〉,《中国语文》(第3期),1991年6月。
- 邢福义,〈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邢福义选集》,箫国政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94-107页。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第129页。
- 袁毓林,〈基于生成词库论和论元结构理论的语义知识体系研究〉,《中文信息学报》(第6期),2013年12月。
-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2002年增订版,第341-352页。

- 张伯江, <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 北京:《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2011年3月。
- 张国宪,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北京:《中国语文》(第3期),1995年6月。
-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北京:《中国语文》(第6期),1998年12月。
- 张国宪, <性质、状态和变化>,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2006年6月。
- 张国宪, <状态形容词的界定和语法特征描述>,徐州:《语言科学》(第1期),2007年2月。
- 朱德熙,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武汉:《语言研究》(第1期), 1956年3月。
- 朱德熙,《语法讲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
- Binnick, Robert I. (1991). *Time and the verbs: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inton, L.J.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spectual systems: aspectualizers and post-verbal partic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Alan D.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 Bath, England: The Bath Press.
- Dik, Simon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Evans, V. & M.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84),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harles J.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 Bach and R.T.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pp.1-8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Fillmore, C.J. & Atkins, B.T. (1994). Starting Where the Dictionaries Stop the Challenge of Corpus Lexicography: In Atkins B.T. & Zampolli, A. (eds.),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Gibson, J.J.(1966). *The sense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ibson, J.J (1977).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In Shaw, R.R., & Bransford, J.(eds.). *Perceiving, acting, and knowing: 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p.6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Gruber, Jeffrey S. (1965). *Studies in lexical relations*.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unnemeyer.(1991). From Cognition to Grammar Evidence from African Languages. In E.C. Traugott & B. Heine(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1*,149-187, Amstedam: John Benjamin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
- Langacker, R.W.(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öbner, Sebastian. (1989). German Schon-Erst-Noch: An Intefrative Analysi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2, 167-212.
- Smith, C.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nd edition).
- Stoffregen, T.A. (2004). Breadth and Limits of the affordance concept. *Ecological Psychology*, 16, 79-85.
- Ungerer.F. & H.J. Schm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Talmy, Leonard.(1995). The Windowing of Attention in Language. In M. Shibatani & S. Thompson(ed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 and Meaning*, (pp. 235-28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i-viii*. Cambridge: MIT Press.

Warren, W.H. (1984). Perceiving affordances: Visual guidance of stair-climb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0, 683-703.

中島義道,『時間を哲学する一過去はどこへ行ったのか』, 東京: 講談社現代新書, 1996年, 第67頁。

Abstract

The study of expression of temporal cognition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 Focus on adjectives predicate sentence "phase" of explanation

Guo, Yibin

This paper proposes "phasal adjective" category which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state-of affairs phase in adjective event structur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apers the division of the adjectives, which are qualitative adjectives, state adjectives and dynamic adjectives. When we explain temporal cognitive processes of adjectives, this paper advocates adopting two-dimensional "state-of affairs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passage of time associated with events development. We mainly studied expression of the age (small, young and old), speed (fast and slow), time (early and late), dimension (large and small), color, value (good and bad) and other groups of core attributes of adjectives, and studied difference when expressed in time cognition exhibited "state of affairs phase" and "time phase". Finally, we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of phase adverb "yijing / hai(meiyou)", we explain the pragmatic level on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datory and contradictions, demonstrated the necessity of adopting the event framework.

Key words : phase, two-dimension, state-of affairs development model, case frame, affordance

투 고 일 : 2016. 5. 10. / 심 사 일 : 2016. 5. 15.~ 2016.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6. 16.